



抗日英雄蔺成章是咱鲁山人

曾协助牛子龙成功刺杀日军高官

□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沈振乐 文/图



蔺胜利和蔺玉翠回忆父亲蔺成章的往事

鲁山县城东南25公里有个小郭庄，村子紧临沙河北岸的玉米田里有一个小坟丘，坟前没有墓碑，坟上长满了野草。7月22日，一位70岁的老人来到坟前，颤声说道：“爹，我来看看你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已红了眼圈。

老人名叫蔺胜利，坟里埋的是他的父亲蔺成章。除了蔺家后人每年清明来上一次坟，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小坟丘里长眠的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抗日英雄。

蔺成章是何许人？

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本报今年7月初推出“我们的抗战”系列报道之后，有人向记者爆料：“帮助抗日英雄牛子龙刺杀日军高官的蔺成章是鲁山人。现在他的后人想站出来澄清这个事实。”

在平顶山，牛子龙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抗日英雄。他生于1904年，郑县冢头镇拐河村人，自幼聪慧，谋略过人，因组织策划刺杀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皆川稚雄等高官，在河南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平顶山及省内重要纸媒均报道过他英勇抗日的故事。

然而，关于蔺成章是何许人，他曾经做过什么，大家似乎并未留意。

记者上网查阅发现，在百度百科“牛子龙”的个人简历中，蔺成章曾经3次参与牛子龙的暗杀行动：

1937年7月18日，正在河南省府开封做事的牛子龙因不满日伪井营师团联络部部长、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疯狂残害抗日民众的暴行，当晚10时带蔺成章（都误以为是郑县人）乔装成黄包车夫，将刘兴周击毙。

郑县抗日英雄吴凤翔、王宝义等人在开封刺杀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（少将）等5名日军高官成功之后，1940年7月，牛子龙探悉吉川贞佐的继任者皆川稚雄秘密巡视许昌，就派蔺成章化装成钉鞋匠，将皆川稚雄击毙于许昌北大街。自此，日寇不再设立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一职。

1940年8月24日，牛子龙得知日军顾问川岛速浪、高级教官冈田翠山宿于商丘陈家祠堂，与张保亭、蔺成章混入陈家祠堂，用刺刀将二人扎死。

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，蔺成章应该是牛子龙的得力干将，而且身手相当了得。

那么，这位蔺成章到底是郑县人还是鲁山人？7月22日，记者前往鲁山县进行调查走访。

年过七旬的蔺景伦是《鲁山蔺氏族谱》的修谱人，也是鲁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员。他告诉记者，今年6月份的一天，鲁山县居民岗岗突然给他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在翻看《鲁山

蔺氏族谱》时，发现“蔺成章”这个名字出现在家谱里面，“这个人是个不得了的人物，抗战时期曾经刺杀过3个日本高官，其中一个就是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皆川稚雄，他的故事《平顶山晚报》报道过”。

这个消息引起了蔺景伦的兴趣，他迅速上网查阅资料，发现在百度上搜索“蔺成章”，在包括牛子龙、吴凤翔在内的一串抗日英雄名单之中，“蔺成章”赫然在列，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在报道抗日英雄牛子龙的故事时，的确提到了蔺成章，但只简单地标注为“郑县人”。

为了弄清楚蔺成章这位抗日英雄到底是郑县人还是鲁山人，蔺景伦与鲁山蔺成章的后人取得了联系，没想到蔺成章的子女均能回忆起与“牛子龙”有关的往事细节。

为了弄清父亲的历史，蔺成章的儿子蔺胜利随后前往郑县文史委、郑县县志办等部门查找相关资料，并走访了牛子龙的后人。但是郑县相关部门对蔺成章并不清楚，也找不到相关史料记载。由于牛子龙的儿子已去世，牛子龙的孙女女婿、郑县牛氏联谊会的会长徐克俭说，蔺成章到底是哪里人，牛氏后人并不知道。

蔺景伦及蔺胜利等人推测，可能因为牛子龙是郑县人，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蔺成章也是郑县人，标注上了“郑县人”三个字，这才导致了大家的误读。

小说里蔺成章抗日的佐证

为了查找到蔺成章更多的资料，记者随后与郑县党史办主任李主任联系，他表示没有蔺成章的相关资料，谁把蔺成章标注成了“郑县人”，他也不知道。

7月31日，记者前往市地方志办查阅郑县、鲁山的史志资料，并未查到“蔺成章”的相关记载。从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来看，只能查到牛子龙，查不到蔺成章。

在我市作家杨晓宇创作的以牛子龙为主人公的小说《龙啸中原》里，除了牛子龙，其他人物多是化名，并未提到蔺成章。

然而，在河南作家杜建辉创作的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《九曲流沙》里，记者终于找到了“蔺成章”。这本小说被称为“历史真相探索文学”，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都曾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过。”

在《九曲流沙》里，蔺成章是牛子龙在军统豫站潜伏时行动队的成员。书中说，他出身豫东名家，自幼习武耕读，为人豪放，好打抱不平，江湖人称“豫东大侠”。蔺成章长得一表人才，高个儿修直，黑发白肤，大眼钩鼻，举止大气，擅长察言观色，揣摩人心理，做事果断，手段也非常一般，尤擅设阱构陷。

关于他的身手，小说中有一个细节，说他“伸出中指和食指猛往墙上一插，双指夹出一块砖来”，这种“二指拆墙”功夫惊坏了行动队的其他成员。在小说中，在吴凤翔等人刺杀吉川贞佐等人时，蔺成章曾经作为牛子龙的第二套爆炸方案的实施人，但由于第一套方案的成功，第二套方案就没有启用。

在刺杀皆川稚雄时，小说的情节是蔺成章装扮成一家古玩店的老板，在皆川喜欢的一个汝瓷喜和瓶内做了手脚，当皆川终于将此瓶弄

到手之时，蔺成章启动了里面的爆炸装置。顿时一声巨响传来，路口升起一股浓烟。

记者随后与作家杜建辉取得联系，他说，1986年，他看到牛子龙平反的有关文件后，就开始关注这个人物，曾到平顶山、豫东调查走访，搜集资料，收集了20多年，最后成书，写下了这部以牛子龙为主人公的小说，并于2013年出版。目前，有关方面正在以小说为蓝本筹拍电视剧。

杜建辉说，尽管他是用探索历史的方式来写小说，但毕竟历

史已经过去。蔺成章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二线人物，涉及得并不是太多。他在商丘查阅相关文史资料时查到过这个人，可以认定是抗日志士。由于是在商丘查到的蔺成章，所以他在小说中称他出身豫东名家。但他并不是军统豫站的正式人员，没有留下档案资料。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，当时历史情况比较复杂，很难认定。

蔺成章子女回忆血色往事

从《鲁山蔺氏族谱》上看，蔺

成章的父亲名叫蔺少如，家住鲁山县城火神庙胡同。在这部族谱的“鲁山籍蔺姓名望人物”一章中，蔺少如排在第一位，清末他曾任汉口府师爷，后调任归德府（今商丘）师爷。第二位便是蔺少如之子蔺成章，称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。

蔺成章的女儿蔺玉翠今年79岁，家住鲁山县露峰街道后营村。她的弟弟蔺胜利70岁，从郑州铁路分局洛阳北水工段退休后，如今居住在洛阳。

采访中，姐弟俩回忆当年，想



蔺胜利向记者指认父亲蔺成章的坟丘

起父亲年轻时为民族大义出生入死，34岁便英年早逝，就禁不住落下泪来。

蔺成章一共兄弟三人，他排行老大，长年在外工作；老二被抓了壮丁，从此再无音信；只有老三在家陪着父母生活。

蔺胜利听奶奶说，父亲很聪明，能说多地方言，会说北京话，身手很好，枪法很准。蔺胜利曾经见过父亲与别人的合影，从合影上看，他记得父亲是光头，长得又高又帅。遗憾的是，父亲死得太早，没有留下一张照片，连这些合影后来也遗失了。

奶奶告诉蔺胜利，“你父亲在外面是打老日的”。有一次，蔺成章很长时间没有回过家，母亲很担心就找人算卦，人家说你儿子在外面有难了，暂时回不来。

1944年，蔺胜利的爷爷病逝，在家停尸一个月，只为等大儿子回来奔丧。后来蔺成章终于回来了，但浑身是伤，需两人搀扶着才能下地。奶奶问儿子怎么回事，儿子说打老日时受伤了。逃离时从城墙上跳下来，崴断了脚，整个脚调了个180度的头，脚趾全部朝后，他硬是咬牙将脚给扳了过来。这次他正在一处秘密的地方养伤。

蔺玉翠回忆说，她7岁的时候，日本人打到了鲁山，父亲曾派他的勤务兵回来接她和母亲到南阳避难。她记得那个勤务兵叫徐德文，把她和母亲从城墙上用绳子系过去，逃离了鲁山县城。当

时她和母亲被安排到一个村子里寄住过一阵，只知道父亲带兵与老日打游击。

蔺胜利生于194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，当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，蔺成章返家探望刚出生的儿子，特为儿子取名为“胜利”。

蔺玉翠还记得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与母亲的对话，母亲问父亲走不走，父亲说：“我不走，六哥让我留下。”后来母亲告诉她，“六哥”就是牛子龙，与蔺成章是拜把子兄弟。

没想到这次父亲一走，回来时就变成了尸首。蔺玉翠说，那是1946年，父亲突然死在许昌。有位落户许昌的关姓鲁山人告诉蔺家人，当天他见到蔺成章，看他脸色通红，问他是否喝酒了，他回答没有。结果不一会儿，蔺成章便倒地而亡。父亲是因病而亡还是遭人暗害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1947年年底，鲁山县解放后，牛子龙曾带人到鲁山县城火神庙胡同寻找蔺成章。牛子龙说是蔺成章的朋友，同蔺家住一个院的侯春山把牛子龙领到了蔺家。当时蔺家只有蔺成章的母亲、弟弟、妻子和一双儿女。

蔺玉翠老人说：“牛子龙到俺家时，俺正背着胜利玩，母亲对我说，这是你六伯哩。”得知蔺成章已于1946年死于许昌，牛子龙当时就哭了，后悔不该将父亲留在许昌。牛子龙还在蔺成章的牌位前烧纸祭拜了一回。

看蔺家孤儿寡母很可怜，当时人称牛司令的牛子龙亲自写了一张条，发给他家100斤小米、50斤小麦的军粮予以救济。她记得当时侯春山帮助三叔把两口袋粮食用小推车推了回来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后来又改嫁他人，蔺胜利是跟随奶奶和三叔长大的。1956年，蔺胜利随奶奶和三叔搬到甘肃敦煌，在那里住了6年。1962年奶奶在甘肃去世并埋在了那里。次年，18岁的蔺胜利迁回鲁山老家。他说：“因为奶奶说，牛子龙上俺家去的时候说，‘胜利长大了，给我送去’，我那时是抱着投奔牛子龙的愿望回来的，但是后来多方打听没能找到，接着‘文革’开始了，此事就不了了之。”

小时候，蔺胜利经常把玩一把长约50厘米的短剑，剑鞘是黄铜做的，剑身锃亮，剑柄上刻有“校长蒋中正赠”几个字，剑柄的另一面则写有“成功成仁”等字样。他说，这是父亲当年留下的唯一的遗物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出于保护自身考虑，这把中正剑被上交给了组织。

因此，当蔺胜利接到蔺景伦打来的电话时，他并不感到惊奇。他说：“我知道父亲生前是打日本人的，刺杀日本人这些事都是机密，他不可能告诉家人。”

蔺胜利说，父亲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，他们现在已无从知晓，但是父亲是鲁山人，曾经刺杀日本军官，应该是事实。